暑期电影“惊悚”连连

苗　春　郑子榆

或许是为了给炎炎夏日添一分清凉，暑期档电影市场刮起一阵“惊悚”风。继6月14日《枕边有张脸》上映后，7月5日，号称“中国到目前为止投资最大恐怖片”的《咒·丝》也登上了银幕。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笔仙Ⅱ》、《模特魅影》、《怨灵人偶3D》、《校花诡异事件》和《诡魇》等惊悚片也会相继登场。甚至国产警匪片《盲探》、好莱坞引进大片《重返地球》也都有不少惊悚片段。

惊悚片遇上“暑期档”，能否翻起大风浪？

惊悚片扎堆上映，主要是制片方看重暑期电影市场这块“肥肉”。《咒·丝》的制片人徐闻表示，影片选择在暑期的开端上映，是希望将它作为惊悚片的开篇。“我们的电影受众主要是学生，暑期一般学生都放假了，可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可以来电影院观影。”

“暑期档”一词其实是个舶来语。1975年6月20日，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电影《大白鲨》上映后，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好莱坞各大公司也都开始重视起这个档期，暑期档由此形成。后来迪士尼等公司又在暑期主推动画片，以吸引放假的学生。而暑期档的目标年龄层也主要被定位在4-25岁的儿童和青年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藩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变得越来越大，惊悚片作为我国电影的四大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的惊悚片数量看起来似乎多，但其实也还算正常。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由杨幂主演的著名‘粉丝电影’《孤岛惊魂》，几年前也是在暑期档上映的。”

惊悚片能在暑期档形成一定气候，和它自身“投资小回报大”的特性也是密不可分的。刘藩认为，“惊悚片基本不需要大明星，大多投资较低，上映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收回成本，甚至盈利。再加上从去年以来新影院和银幕数量大增，市场容量不断变大，这么多惊悚电影也是容得下的。”正因如此，惊悚片才受到了很多投资人和电影人的青睐，“许多新公司、新导演起家时也常常投资这类电影，比如导演阿甘，早年就因执导《闪灵凶猛》、《天黑请闭眼》等惊悚片获得了一定的名气。”刘藩说。

刘藩认为，以惊悚片的中低投入和比较商业化的属性，是不可能像某些大投资的片子那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之内持续成为主打片的。“目前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日本和韩国比较成功的惊悚片的水平，整体而言，这个类型是翻不起什么大风浪的。”

“中国式”惊悚片为何一度成为“烂片”代名词？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悬疑惊悚片和日韩变态惊悚片，中国惊悚片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惊悚片的导演也正处在不断摸索和尝试的过程中。从早先很少有人愿意尝试拍摄惊悚片，到后来随着市场的扩大，各色各样的国产惊悚片蜂拥至影院，惊悚片试图在中国摸索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早年的惊悚片却因其胡编乱造的剧情、粗制滥造的制作，频遭观众吐槽。国产恐怖片大多故事离奇灵异，情节支离破碎，刻意制造一系列恐怖场景来渲染气氛，而结局往往让人大跌眼镜，让观众渐渐对惊悚电影失去了信心。一时间，国产惊悚片似乎成为“烂片”的代称。

观众对惊悚片的这种整体印象也影响到了其它惊悚片的票房。据统计，自7月5日《咒·丝》上档，首周末票房只有300多万元。制片人徐闻对这个数字很不满意，称这与之前预计的1000万元左右相差太多。她认为，“很多观众对惊悚片还是有成见的，现在《咒·丝》等于一次又一次地是在为过去的‘烂片’埋单。”

她无奈地说，“之前一些无良的制片人，只为挣钱而忽视了影片的质量，把惊悚片市场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过去很多惊悚片就是用几十万元拍的，把观众骗进影院里去就完了，导致现在无论我们怎么宣传我们的电影，怎么做出质量高的预告片，观众还是认为影片的内容是难看的。”

令徐闻欣慰的是，最近几天《咒·丝》在院线的排片稳中有升，“或许是院线注意到了影片的质量和口碑，我们会坚持着，扛着。”不过她仍然觉得“很受伤”。“我是一个独立制片人，我今后再也不会主动选择做恐怖片了。”

“电影人要团结起来，拯救国产惊悚片！”

徐闻说，“我对《咒·丝》的影片质量很有信心，但是票房方面不尽如人意，还因为有些因素是始料未及的。”她认为，除了宣传不到位，很有一些不可小觑的市场原因，“我们的档期本来不错，但是有的电影临时提前了，和这些垄断性的电影同时上映，让我们损失很大。”

笔者了解到，在北京UME国际影城双井店，只有7月8日排过一场《咒·丝》，上座率也凄凄惨惨，100多人的观影厅内只坐了10多位观众。影城负责人林女士说，“暑期档上映的片子比较多，观影厅数量又是固定的，影院方面只能尽可能地给每部片子安排上档。加上《咒·丝》没有进行宣传，我们影院方面也很茫然。”林女士说，毕竟影院还是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影片上座率不高的话，院线方面就会做出一些调整，“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不存在垄断现象。”据林女士回忆，以往，除了一些有明星参演的恐怖片会吸引一批粉丝团来观影之外，大多数恐怖片票房成绩都不显著，“我印象中只有当年苏有朋主演的《密室逃脱之不可告人》反响还不错。”

徐闻表示，惊悚片整体票房不佳，更主要的还是要从惊悚电影自身找原因。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做下去，惊悚片就没有人看了。她呼吁，“电影人要团结，保证影片质量，坚守职业道德，行有行规，家有家法，不能把拍电影变成赌博。我们应该拯救类型片，不要再提前消费观众，只顾眼前利益，不想未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被自己挖的坑绊倒。”

的确，惊悚片不应只是一种用来挣钱的工具和观众寻求刺激的药丸，也不应是影院填补空档的备胎。我们期待，随着电影人的共同努力和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国产惊悚片会做得越来越具内涵，越来越有水准。“惊悚”只不过是这些电影身披的外衣，外衣之下对现代家庭伦理以及亲情、爱情、友情的拷问、探究和反思，也许才是人们更应该关注的。

《女武神》，纯粹的美

彭希聪

中央歌剧院演出《女武神》剧照　费　斌摄

在国外，瓦格纳的每一部歌剧上演，都是歌剧界的盛事。而他的创作顶峰——《尼伯龙根的指环》，更是在歌剧界长演不衰。尤其在第二部《女武神》中，他用一个优秀的音乐范本营造了强大的气场和壮丽的场面，让人久久无法忘怀，这个乐曲就是《女武神之骑》。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和赛姆·门得斯拍摄的描写伊拉克战争的影片《锅盖头》都使用了它作为电影音乐。瓦格纳的音乐煽情、激昂、瑰丽，具有十分明显和强烈的民族情绪。然而，音乐本身具有超越观念的纯粹的美的意义。近日，由中央歌剧院独立制作，从导演、舞美、灯光、服装、化妆到演员，首次在没有欧洲瓦格纳歌手加盟的情况下，上演了“全华班”《女武神》。长达4小时15分钟的演出，以及瓦格纳极具张力的演唱曲目，对演员的体力和唱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到场观众的忍耐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值得欣慰的是，此次演出完美谢幕。演出结束时，观众那如雷的掌声，足以说明一切。

《女武神之骑》的确是一首情绪十分热烈、高亢的乐曲。它采用了大量的铜管乐，在场的观众听到了长号的宽阔、圆号的浓郁，管乐的亮色加上弦乐的急促上下滑音形成美丽的音乐织体，营造出了绚烂的气势，瞬间就使人进入了该剧的音乐情境。这个乐曲的配器结构十分繁复，戏剧女高音在high C音位的持续盘旋，在管弦乐强势的推进下，恢弘的音响世界惊天动地，音色极为炫丽，乐音十分具有感染力。正是这种音乐的感性体验，对世界、对人类、对感情拥有最伟大的奉献精神的布伦希尔德才在观众心中逐渐立体与饱满起来。她忠诚于沃坦的意愿，为他一次次骑驾着白骏马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以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成绩忠诚地效忠于神界；她有感于西格蒙德和西格琳德的真挚爱情，不顾自身安危地保护二人、拯救落难后的西格琳德，甚至于在最后遭受沃坦惩罚时，她也敢于直白地道出沃坦的内心矛盾与纠结以及她为何违背父亲意愿的原因……音乐在这里传达出的，不是恐慌，不是焦虑，是坚定，是勇敢。在不断攀升的女高音中，让人感受到布伦希尔德热血沸腾的激奋所迸发出的强烈情感和坚定信念。第三幕第三场中，她对沃坦责问：“我做错了什么，如此丢脸，以致你如此惩罚，不留情面。”此时的音乐再次出现激进的趋势，充分说明了布伦希尔德不畏强势、坚决抵抗的决心。直面音乐的感受体验，使观众能一次次地看到了剧中人物无限的真情和四射的活力。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让笔者坚定地相信，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马不停蹄的时代，洗涤我们心灵、激荡我们的灵魂的方式有很多，歌剧艺术便是其中一种。它有这样的效用，让我们追问，什么是坚持？让我们反思，该坚持什么？

神州

侯梦瑶：从红楼梦中人到花木兰

海　燕

侯梦瑶饰演的花木兰

在中国，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故事也曾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近日，大型古装电视剧《花木兰传奇》将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新人演员侯梦瑶第一次演戏就饰演经典角色花木兰，她坦言压力很大，并希望能够得到观众认可。

据总导演熊郁介绍，《花木兰传奇》是他耗时8年、耗资6000万元人民币的心血之作，他自认为该剧也是诸多改编版本中最忠实于北朝民歌《木兰辞》的。该剧大胆加入花木兰从军前作为绣女织造“和亲图”的曲折情节，她还在剧中与敌国的王子多伦上演了一段纠结的恋情。熊郁说，创作班底是从电视剧《红楼梦》选秀活动中注意到侯梦瑶的。他评价，“侯梦瑶以花木兰般的坚韧完成了这个角色，表现超出想象，为整部剧的艺术呈现增了光。”

侯梦瑶毕业于北京舞蹈学员，她说，由于原来学舞蹈，在肢体表现方面有一定优势，而且自身性格和花木兰也很贴近。剧中，侯梦瑶饰演的花木兰一身戎装铠甲，眼神坚定，眉宇间充满英气。她透露，花木兰在剧中有6套战衣，其中一身盔甲全部由金属制作，重达17公斤。拍戏时，侯梦瑶提前一个月进组，每天进行负重训练，背着沙袋长跑，因为否则就不能穿着铠甲完成戏中那些高难动作，如在奔驰的骏马上落下，在扬尘的沙场兵刃相接，在两匹马上大劈叉，在士兵头顶上扎一字马，吊着威亚凌空作战等……在演绎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经历的过程中，侯梦瑶觉得自己与花木兰一同走过一段军旅生涯，和她一起成长，“花木兰从起初的一个温和柔弱的织女，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不断克服困难，最终成为统率千军的大将军，而我也是从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新人，到经过体能训练、武术训练和一步步摸索着表演，最终完成拍摄。”

在剧中饰演男二号的著名演员吕良伟赞誉侯梦瑶：“文戏出一个好的演员不是太难，但出一个武打明星就太难了，差不多20年一个。侯梦瑶有望成为未来的打星。”

专家研讨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

日前，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澳门文化丛书》发布暨“从海洋文化看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座谈会在京举行。

《澳门文化丛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特别策划和资助的学术出版项目。首批收入《澳门文化丛书》的包括余三乐撰写的《望远镜与西风东渐》、林广志撰写的《卢九家族研究》、戚印平撰写的《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和周维强撰写的《佛郎机铳在中国》4部著作。学者们还围绕“从海洋文化看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题讨论，认为应该更加客观及多方面地认识和评价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桥头堡”的作用。　（任睿明）

暑假，让孩子与艺术相伴

文　依

7月7日，北京中山音乐堂第19次带领放暑假的孩子们“打开艺术之门”，在接下来的56天时间里，60余场音乐会、7个夏令营和11场讲座将与孩子们相伴。

同一天，中华世纪坛也宣布，国内首个暑期少儿艺术营地“中华世纪坛艺术大家营”将于8月10日正式开营。在为期9天的时间里，围绕“艺术游戏”、“艺术生活”和“艺术创造”等主题开展的十几项活动，涵盖美术、手工艺、传统文化等领域，为孩子们提供与艺术接触的乐园。

据悉，国家大剧院等大型艺术机构也都有类似的计划，在暑假期间开展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艺术教育和体验活动。

利用自身优势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做出贡献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曾成功地举办过“世纪国宝展”、“神秘的玛雅”、“大师达利展”等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艺术展览。“艺术大家营”顾问、儿童美术教育专家赵雪春说，此次“艺术大家营”的特点之一，就是利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馆藏优势和展陈优势，让孩子们走近大艺术家，受到高端、纯正的艺术熏陶。如活动中有一类课件，就是利用世纪坛收藏的世界名画做成线描，让孩子观察名画后填色或者贴上各种颜色的圆点，最终制成一个独特的艺术品。

中山音乐堂也是利用自己与一流音乐院团和音乐家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资源，吸引了他们为孩子们带来门票低至20元、艺术质量却很高的大量演出。如年年参与“打开艺术之门”活动的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著名指挥家谭利华，今年再度执棒，带领北京交响乐团进行了开幕式演出，还为孩子们进行讲解。

为孩子提供接触艺术最自然、亲切的方式

用报纸揉、捏、握、团，可以制成既时尚好看又能抛、能踢的球；普通的布料经过专业人士的别出心裁的简单搭配和包、裹、穿、戴，就可以让孩子们到T型台上秀一秀……赵雪春说，活动可以让孩子体验到生活中处处都有艺术，艺术也离不开生活，这对于给孩子们建立正确的艺术观和生活观很有益处。

在“打开艺术之门”开幕式前，波兰爵士音乐家发给现场的孩子们五颜六色的洗衣机下水管，让他们一起表演，音乐家则用摇铃、响板以及吹气的、拉拽的各种儿童玩具作为乐器，演奏出灵动活泼的音乐，营造出动人的气氛。中山音乐堂演出负责人祝晶说，从2007年起，中山音乐堂每年都举办音乐夏令营，很受孩子们欢迎，有时甚至不得不增加一期。在这里，孩子们不是学乐器，是真正的“玩乐器”，与传统的跟着老师学习演奏不同，这种自然亲切的方式，有利于孩子们对音乐和艺术的理解。

让更多有天赋的幼苗破土而出

近年来，少年儿童艺术教育极为火爆，这些大型艺术机构举办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体验活动，固然想从中分一杯羹，但是它们的收费均比较低廉，可谓价廉物美，音乐堂一场演出票价低至20元，“中华世纪坛艺术大家营”每天活动10小时，收费只有150元。

中山音乐堂铜管夏令营和竖琴夏令营的负责老师刘洋、王冠表示，每个学音乐的孩子都希望遇到好老师，其实老师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孩子。王冠说，竖琴这种乐器一般家庭很少购置，夏令营却能够免费提供给孩子，让那些有好奇心、有兴趣的孩子都来试一试。经过数天的学习，到夏令营结束时，孩子们就可以上台演奏简单的曲子。赵雪春说，“艺术大家营”拉近孩子们与大画家的距离，也希望将来孩子们能成为“大家”。